

居住於社區智能障礙者 ——從社區居住、工作到自立生活

邱滿艷、彭淑萍、賴敬輔

壹、前言

財團法人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華光）自1987年以來，即開始協助機構中具有一般產能工作能力與意願的服務對象到社區內生活，以提高服務對象社區融合與生活品質。2004年配合內政部試行《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方案，唯2017年各縣、市政府開始對「社區居住服務對象」終止全日型住宿式服務費用的補助。對於上述情形，當時國內許多單位直接將原已安置「社區居住服務」對象撤回至教養機構，被撤回的服務對象可繼續領教養費。為顧及服務對象的工作權益，在當時和服務對象及家屬協商後，提供三個方案供抉擇：（一）回教養機構但不能工作，也沒有薪資；（二）不回教養機構，繼續工作並領薪資，且華光持續支持；（三）回原生家庭，且繼續工作，以後再也不能領取教養補助費。只有極少

數輕度者選擇第三方案回原生家庭，及少數家庭支持不力者，選擇第一方案回機構，而絕大部分的服務對象選擇第二個方案。

透過整理華光1990年至2020年的文獻資料及工作人員於2020年訪談服務對象的分析，發現：（一）在量化成效上，2017年至2020年，社區家園由五家增至六家，服務人數由24人增至31人，服務對象重度以上者共10人（占32%）；2019年31位服務對象全年薪資約770萬元、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約520萬、結餘超過250萬元；另外，每年為國家或家屬節省近820萬元教養補助費；服務對象的職場忠誠度高，職場的持續度長；另外，服務對象、家屬、雇主對服務的滿意度都在九成左右；（二）在質性效益上，透過與工作人員的同盟關係，住在可以滿足多面向需求的社區，服務對象喜歡社區、喜歡工作（賺錢），喜歡可選（抉）擇更多自己喜歡的事，可獲得社經地位翻轉（改變）的機

會，甚至可成就家庭的團圓夢（邱滿艷等人，2020）。

國內包括「社區家園」在內的住宿服務，早年政府的補助來自身心障礙福利教養補助費項下。由於法規的變革，對於原住在「社區居住家庭」的服務對象，2017年開始，有工作則需終止領取政府教養補助費。在當時服務對象決定不領教養補助費，而靠自己的能力賺錢養活自己，是一個很大的自我決策和倡議，在華光的扶持下，這群完全沒有領取教養補助費的智障工作者（但有一些政府方案部分經費的支持），已在社區生活了七年，他們生活得好嗎？他們有融入社區生活嗎？他們如何看待社區居住？還有，他們住在社區一段時間後，心裡對未來的想望是什麼？

本文旨在了解這群依著社區居住平權的智能障礙者，進入社區後的看法和感受，以及在平權的氛圍和滋養下，他們對未來進一步的想望。希望透過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尋求日後更好的社區居住服務。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的緣起及發展

2006年聯合國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我國在2014年就已將之國內法化（《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其中公約第19條即為支持身心障礙者住在社區、融入社區，以及避免其被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亦即身心障礙者有權利選擇住在社區與接受相關的支持服務（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6）。「社區居住與生活」的概念，主張智障者應該和一般人一樣，可以很自在、自然的在社區中生活，社區資源必須方便取得及使用，包括購物、探訪親友、坐車等，亦即在生活中，住民是擁有「自主權」的。

回顧國內有關社區照顧政策的討論，若干民間單位的服務比政府的措施更早，包括財團法人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心、仁愛啟智中心、華光智能發展中心等，因著服務對象的需求，有的是為了社區休閒融入、有的是考量就業的便利性，而開始找尋社區中居住的機會；1995年「全國社區發展會議」中，會議中正式提出「福利社區化」概念（邱汝娜等人，2004），社區照顧與社區福利化的概念逐漸發酵，進而影響社區化照顧的政策制定。2004年《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試辦計畫》實施，就是為智能障礙者的居住服務多了一項選擇（蔡和蓁等人，2006）。

2007年由多家NPO組織成立「社團法人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進而深入關照住宿服務議題，以及推動社區居住服務，2020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頒布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融合社區之調適計畫（以下簡稱融合調適計畫），協助現行使用全日型大型住宿機構服務的服務使用者轉銜到社區生活（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2023）。華光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構，在政府有經費補助前，已自行運作、服務，為了讓社區居住服務永續發展，就先考量具備至社區就業的服務對象，透過「工作」，與社區產生有意義的互動，社區居住當更能持久（Kelly, 2000），事實也證實如此（邱滿艷等人，2020），但不表示沒有挑戰，周月清（2006）的研究中發現到社區居住服務面臨的挑戰和難題包括：工作人員流動率高及養成不易、社區不接納、家長不信任、組織間缺乏共識、跨部門欠整合等。

二、社區居住服務的改變和看法

歐盟自立生活網絡聯盟（The European Network on Independent Living, ENIL），是為了障礙者的權益而成立，並且內部委員會所有成員都是障礙者；在2016年指出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發展是個政治及社會的過程，必須有策略性的政策與法源支持，促使所有針對障礙者的服務（如：住宅、教育、就業、交通、健康照護及其他服務的支持）是存在的、可及的，並且是在主流服務的基礎之下，使得障礙者可以有機會並實際和一般人生活在一起（周月清，2017）。

從早期的實務經驗中發現相關資源的連結頗欠缺，舉例言之，一位住在教養機構的服務對象，在接受勞政系統就業服務進入職場工作後，就必須結案在教養院住的資格，同時停止社政系統的教養補助費。然而事實是，結案後仍有可能因各種原因而失去工作，然而再回教養院已是遙遙無期的事，因而陸續會產生許多問題。因為華光看到了障礙者的真正需求，因此在輔導服務對象出去工作的同時，亦提供多元的、持續的服務，包含：家庭支持、資源網絡、就業保障等，如此的資源在勞政與社政間的連結，開闢另一條路（芥子社區生活支持服務中心，2022），提供涵蓋了生活品質各面向，包括：獨立（個人發展、自我決策、個人技能、適應行為、選擇、做決定、自律）、社會參與（人際關係、社會融合、權利、社交網絡、友誼、社交活動、參與社區、社區角色、公平機會、尊重的對待、法律的使用）、福祉（情緒福祉、生理福祉、物質福祉、安全與保護、正向經驗、成功、健康與營養狀態、娛樂、體能運用、收入、擁有物）的服務（Schalock et al, 2007）。

透過社區居住涵蓋各面向的服務，提供障礙者在社區中有選擇地決定自己需要的服務與支持，促進服務對象的社會參與和生活品質，使其扮演有意義的角色；成年智能障礙者應居住於小型社區住宿服務單位，使其有較多機會接近社區設施，

且相較於教養院的住民，有更高的頻率與家人互動連繫，與較高的生活品質（周月清，2014；Chou et al., 2008）。藉由服務對象與社區動態的互動建構出復原力，不僅讓服務對象更有能力面對生活中的挫折與困境，提升自我效能，相信自己的行動是能夠造成生活有正向的改變。

三、參與自我倡議與自我決策的過程而融入社區居住的主流

自我倡導（Self-advocacy）是一種社會公民權利運動（Wehmeyer et al., 2000），與過往的障礙運動或權益保護，多是專業工作或家屬代表的型態有所不同，在適當且充分的支持下，障礙者可以自行、自主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意見，在平權的氛圍中，服務對象已漸漸在主流之中。

Adams-Spink（2006）指出，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的訴求「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可以真正落實在更多國家的相關政策，確保障礙者如同一般人是具有平等權利參與社會，並且接近所有的公共領域，包括交通、資訊及溝通等。也就是說，障礙者在日常生活的活動需要被協助，但不要如同過去是「被照顧」的態度對待、被專業人員控制。Bigby教授也表示，有觀察發現，在社區居住的房舍裡，服務對象從事有意義的活動仍很低，其他如在健康、金錢管理與被剝削，這部分的

成果是比較差（林子靖，2013）。而他們在適當的支持下，得以為自己做選擇、決定和負責，這樣的過程會展現出障礙者為自己作主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倡議是由障礙者主導，但並非指障礙者不需要任何支持，也如同自立生活並非要求障礙者完全自立，不需接受任何協助，而是透過適當的支持建立平等的工作關係，重要的是強調障礙者在自我決定的過程裡如何去參與及行動。對於專業人員來說，如何適當支持障礙者倡權，是相當重要的事。因為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障礙者可以漸漸發展出未來的想望，對專業人員而言，如何將服務對象的想望轉化為成可操作、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是下一階段重要的任務。

參、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強調被研究者的主體性，研究者需要由其立場去檢視且詮釋社會中的現象，除了重視描述及以整體觀點理解其中之脈絡，也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式。另外，若研究的概念或理論仍處於初步建構的階段，研究者欲進一步探究，或是界定新的概念時，也常常是質性研究適用的時機（潘淑滿，2022）。基於以上對質性研究的了解，本研究欲以質化觀點，希望藉研究者同時為參與者的角色，探究並釐清社區居住服務對象實際的樣貌與實踐的

可行性，並結合相關理論基礎以期促進此模式之運作。

三位研究者採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團體訪談法蒐集研究資料，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對家園中43位服務對象中的11位服務對象（年齡、工作職類、過去生命簡述，如表1），促使每一位服務對象針對下列二大議題（第一個是：已在社區生活了多年，如何看待社區居住？生活得好嗎？有融入社區生活嗎？第二個是：心裡對未來的想望是什麼？），表達出他們的想法和感受。訪談過程顧及智能障礙者的語言及表達能力較為欠缺、簡短，故由工作人員從旁以服務對象可以接受的口頭說明協助引導，為窮盡服務對象可以提供的資料，共計訪談三次（20220115，20220409，20230501），為維護參與者的隱私，除在研究訪談前，為他們詳細解釋參與研究的目的、內容、方法及權益，之後讓他們及研究團隊分別在研究參與同意書簽名。本研究資料呈現均採匿名、不公開的方式，儘量按服務對象的語氣、想法，來記敘其表達的意思，做成簡要逐字稿，並以易讀的方式說明逐字稿給服務對象聽，確認所記述的內容確實是他們的意思。第一位研究者有四十餘年的質性研究經驗，並長期在身心障礙領域提供專業輔導，第二、三位研究者是長期在該社區家園工作的專業工作人員，工作年資分別是14年和11年。對所蒐集之資料，均仔細編碼（日期、匿

名、訪談附件頁序）、分類、命名、歸納、概念化後，再進一步分析、詮釋，若有不同見解，三位研究者會再反覆研讀相關內容、不斷討論、修正，以達研究的信實度。

肆、發現與討論

根據11位接受社區居住服務的個案所表達的想法和感受，首先呈現服務對象對於居住於社區居住家庭的經驗和想像，再進一步分析他們在接受社區居住服務後，對未來的想望。

一、社區居住服務對象眼中的風景

（一）擁有更廣泛的社交網絡

服務對象在社區中居住、生活，認識其他室友，一同工作、上課、休閒，建立深厚友誼，除此之外，也能和一般人一樣，有機會拓展更多的社交網絡，互動的對象不再僅侷限於工作人員或同儕，而是開始和社區中的鄰居們會有交流，從中學會社交禮儀，例如，懂得禮尚往來的或相互幫助的概念，透過參與社區適應及活動，結交社區中的好友，拓展社交網絡。而人際關係為生活品質的關鍵，若與他人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則充實了生活的向度，滿意度提升，幾乎涵蓋了Schalock等人（2007）主張的生活品質內容，包括：獨立、社會參與、娛樂、體能運動等內涵。

表 1 11 位服務對象的圖像

代號	年齡區間	目前從事的工作	服務對象對過去生命經驗的簡述
小璉	小於45歲	餐飲服務	1. 爸爸很早就死了，媽媽離開我和哥哥，我在機構間長大 2. 高中畢業來到華光 3. 徐老師看見我，問我想不想到芥子社區
阿偉	大於45歲	內場廚務	1. 我的父母都過世了，哥哥和姐姐們都結婚了，我19歲的時找到電子廠的工作 2. 很喜歡喝酒，剛開始只是下班後跟朋友出去喝一點，但最後喝到影響工作而被開除
阿鳳	大於45歲	校舍清潔	我有三個小孩，老公過身後，我被送來華光，小孩被送到南部，我們變得很久才能見面
阿志	小於45歲	洗、擦車	1. 小時候因家庭因素，叔叔無法照顧我，就把我帶去○○兒童中心 2. 我又到新北市○○育幼院 3. 高中畢業後，先安置在○○養護中心
阿義	大於45歲	外場服務	1. 爸爸過世後，媽媽離開我們兄弟三個，所以我從國小就開始住校 2. 職訓後做過幾個工作，都做不久
小瑜	小於45歲	內場廚務	小時候爸爸就離開我和媽媽還有妹妹，因為媽媽身體不好，那時候一想到要離開媽媽，我就覺得很難過
小揚	小於45歲	餐飲服務	1. 爸媽離婚後，媽媽因為有精神方面疾病住在○○療養院 2. 我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就帶我去看醫生，診斷為過動，過了幾年順利高中畢業 3. 主任就帶我去桐花芽餐廳實習，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阿山	小於45歲	洗、擦車	1. 媽媽小時候就離開我，我和爸爸一起住，有一次爸爸在浴室滑倒，被送到醫院，兩個月就死了 2. 我17歲來到華光，先到農場（日間職業陶冶）訓練
小雁	大於45歲	社區清潔	爸爸在我小時候就死了，媽媽沒有能力照顧我，所以我被縣政府的社工帶來華光
小蕊	大於45歲	洗、擦車	1. 我小時候住在○○兒童村，國中畢業後被帶到華光 2. 剛開始我在中心的洗衣坊工作，學會洗衣、烘衣服還會摺衣服！
阿和	大於45歲	內場廚務	爸爸在我小時候時，因無法繼續照顧我，於是牽著我的手，帶我到華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我想到以後退休的生活，可以跟朋友們一起說說笑笑、一起吃零食、一起變老。（20220115阿鳳-1）

來到芥子後認識許多朋友，也學會如何跟陌生人相處，社工也有請老師來教我們使用手機，我現在每個禮拜也會跟媽媽視訊和用Line和爸爸聊天。（20220115小揚-2）

同學很好啊，和同學聊天啊。
（20220409阿和-5）

可以跟同學出去。（20220409阿義-4）

（二）生活自立的基礎是「工作」

工作是生活中的核心，搭配華光各項持續性支持服務，提供服務對象就業輔導，支持服務對象能穩定的工作，獲得相對的薪水，另外他們也能從工作中得到他人的認同，透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找到自己生活的價值。此外，服務對象能透過收入，增加休閒活動，提升生活樂趣，另外也能將一部分收入，提供家庭支助，提升家中的生活品質，他們表示能為家人付出是獲得成就感的來源之一，研究團隊再一次印證了透過「工作」與相關支持，社群產生有意義的互助，社區居住當更能持久（芥子社區生活支持服務中心，2022；Kelly, 2000）。

工作有賺錢，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也會在特別的節日購買保健品給媽媽。
（20220115小揚-2）

我在六家加油站工作已經16年了，剛開始我只會擦車，到現在會收費、加油，幫客人換贈品；也因為我有很多面對客人的機會，每次家園有人來參觀，老師都會希望我來招呼，雖然有時我會覺得很煩，但這好像也代表我越來越厲害了。
（20220409阿志-3）

我認真上班賺錢就是要養媽媽，因為媽媽身體不好，不能去工作，而且要花很多錢看醫生，所以我每個月都有給她錢，讓她買東西和看醫生。（20220409小瑜-4）

我覺得工作賺錢最重要，有錢才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20230501阿義-6）

（三）透過持續學習滿足多元的需求

在社區生活以後，服務對象可以透過社區裡的資源，擁有各式各樣終身學習與進修的管道，而服務對象能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在參與的過程中，服務對象得到自我成長，例如，有位服務對象參與社區大學繪畫課程，由基礎班、素描班、水彩班逐步學習，老師及同學們都稱讚畫作越來越好，而服務對象也從中獲得滿滿的成就感。可以看到服務對象獲得多元的支持後，能有更多社會參與，進而能在成人生活的領域中不斷的、繼續的學習與充權（邱滿艷等人，2020）。

我畫的圖得到文薈獎，在臺北車站展覽，很棒的感覺。（20220409小璉-3）

在工作之外，老師也安排了很多讓我學習的機會，像是學習使用手機跟平板（無礙e網），我會用網路聯絡以前○○兒童中心的老師、修女還有住在臺北的高中同學。（20220409阿志-3）

在芥子的生活也很好，我也會幫其他同學處理事情；我也去社區大學上經絡按摩課程，可以幫自己調養身體，也懂得讓自己更健康。（20220115阿志-1）

在芥子最棒的是，我可以自己計畫去哪裡玩，我會用手機上網找地方、安排交通路線、約朋友一起去。（20220115小雁-2）

二、進階版的充權：服務對象的未來想望

（一）有關心、連結到生活的各面向

目前雖然社區居住服務依據服務係評估身心障礙者個人與家庭背景、基本能力與性向、興趣等，形成個別化的計畫（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 ISP），由於社區居住基本上仍屬團體生活，顧及安全與人力的考量，在執行層面仍難以全面落实服務對象自主的選擇和抉擇，從訪談過程，服務對象連結各種生活細節和我的關係，也漸形成不同的想法。

女生有反應說男生都可以睡到十點，但女生不行。（20220409阿義-4）

可是還是要學多一點知識，才可以踏到外面。（20220409小璉-3）

我喜歡喝酒，我會用自己的零用錢去買酒，在上下班途中邊走邊喝，沒有錢的時候就趁同事不注意偷拿倉庫的米酒。我因為喝酒影響工作和生活，而會被開除；我想要工作，但也想要有喝酒時間。（20230501阿偉-6）

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姊姊她們會問我：為什麼要寫聯絡簿？為什麼請假要老師來請？妳自己不能請嗎？（20230501小雁-7）

（二）自我的角色更清晰

許多在家庭或機構的服務對象在生活中、職場中、團體中，經常會為了迎合他人、遵守規範，對於自我的概念逐漸模糊，「被照顧者」的印象根深蒂固。面對事物時，就依著家長或教保員的指導便能解決，繼續著欠缺自主的生活，然而在社區居住生活久了，透過支持下，服務對象開始去思考什麼對自己更好、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開始懂得保養身體、會想學習管理財務，作自己的主人。

如果我可以自己買的話，就不用麻煩老師，還有買一些情趣用品也不用讓老師知道。（20230501阿志-6）

現在我知道要節省，存的錢可以去投資、買外幣，以後老的時候可以用。我希望有人可以告訴我要怎麼投資，怎麼看收到的對帳單，這樣我才知道我是賺錢還是虧錢。（20230501阿義-2）

我覺得健康也很重要，年紀大了，我經常會覺得自己身體怪怪的，頭痛、冒冷汗……，我希望可以多知道一些健康保養方面的知識，像是我想吃葉黃素、益生菌之類的，讓我的身體更健康。（20230501阿義-6）

以前我很節省，都想著工作賺錢要存起來，以後可以給他們。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我覺得住在這邊很好，自己過得好比較重要，錢該花就花，吃得好一點、用得好一點、四處走一走、營養食品要吃最好的，不然我死掉以後，錢都只會留給他們。（20230501阿和-7）

（三）社區家庭氛圍延伸對原生親情的理解

在社區居住服務中，教保員及所有服務對象同住屋簷下，就像家人一樣；家園裡的服務對象之間關係也是慢慢建立，在進入社區時彼此都是陌生與害怕，在逐漸熟悉、認識後，才開始消除陌異；而多數的服務對象過去往往因其角色或身心條件，在家庭中的價值及參與被漠視，難以融入所謂的家庭動力中；而社區家園中彼此關心和支持的氛圍，既讓服務對象滿足家庭疏離的缺憾，也更能回應原生家庭中的親密關係，也因此格外去珍惜原生家庭中的情感，似乎與原生家庭的心理距離更接近。

疫情之前，我會去姐姐們家找他們，

他們都會帶我出去玩。尤其是二姐，過年時他會邀請我去高雄，帶我出去玩。我很想再去找他們，可是他們有自己的家庭，經常都很忙。（20230501阿偉-6）

我的小孩住在南部（蓮心園教養院），有一次過年，他們來竹北找我，我帶他們去吃飯、去玩，可是後來因為疫情，我們很少碰面。（20230501阿鳳-6）

我在這邊過得很好，能上班、畫畫、去逛街，也希望臺中的哥哥和姑姑都能跟我一樣過得好。（20230501小璉-6）

（四）期待更多「金錢使用」的自主性

社區家園大多由家屬委託社區家園辦理單位代管每月可運用金錢，金額約2,000-10,000元不等，視服務對象需求支應，並依據《零用金使用辦法》執行。額外支出（如：出遊、購買非日常用品等）可經由《零用金使用辦法》申請；另外家園成員也可透過家庭會議討論，一同支出家庭活動費用；而服務對象也可以在每年的ISP會議中提出自己的期待與需求，例如，提出自己的薪資可有部分由自己保管或存在自己的帳戶裡，自行領用，而從這過程，愈來愈能展現出障礙者想為自己作主的渴望，符合社會的期待（Wehmeyer et al., 2000）。

是說休閒的時候錢可以多一點，比如說2,000塊。（20220409小瑜-4）

自己多賺一點錢可以去休閒。

(20220409阿偉-3)

我認真上班賺錢就是要養媽媽，因為媽媽身體不好，不能去工作，而且要花很多錢看醫生。(20220115小瑜-1)

我覺得網路購物很方便，像我買東西都很喜歡比價錢，在網路上比價就很方便，不用到不同的店裡問價錢。

(20230501阿志-6)

(五) 呈顯對性與親密關係的需求

過往，臺灣一般社會對於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支持是較為迴避，多數性教育強調性侵害防治、自我保護及身體界線，對於性生理及性心理發展（自慰、親密行為、性愛的表達等）較為忽略，以致於智能障礙者在性議題上常是壓抑、缺乏認知。近年來，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從被禁絕、漠視，逐漸受到正視，並予以支持和輔導。在社區居住服務中，過去傾向保護的性別教育，在2020年起與心路基金會的性別研究發展團隊（Gender Research Development Team, GRD）合作後，開始正視心智障礙者的性需求，從對工作者的訓練及態度與觀念的改變，到協助服務對象的自我探索；不可否認的，必須在組織內專業人員們對性的認識與態度能否一致開放、接納，才能發展出有效並可共同執行的策略（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國語日報，2008）。

情趣，兩性的那個。(20220409阿

志-3)

想找人家發洩。(20220409阿志-3)

然後跟小姐抱抱親親，喝一杯這樣子。(20220409小瑜-4)

我知道「呷緊弄破碗」，我要學習好好跟她相處，讓媽媽和她哥哥都認同我們，讓我們在一起。(20230501小瑜-6)

(六) 從社區居住到自立生活

過去幾十年，華光嘗試讓服務對象從機構走進社區，而在社區居住生活的過程中，透過專業人員的支持與同儕的互助，服務對象可以不斷的嘗試、學習面對社區中的各種事物，進而能辨識自己的需求、管理自己的生活，懂得運用自己資源，發展出更完整的自立性（Miller & Keys, 1996），逐漸開始思考自己出去外面住（完全不接受政府的補助，但華光仍持續給予支持）。

我想過要出去外面住，但是很多事情出去我還是不懂，都需要老師幫忙或解決。(20230501小璉-6)

我已經搬出去自己生活了，也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經驗，帶更多人出來外面生活。(20230501阿山-7)

我也想要跟老師一樣使用提款卡提款，可以自己管理財務；以後出去外面住才能自己管好自己的錢。(20230501小雁-7)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我想要學怎麼叫外送，這樣以後我出去外面住不用出門

就可以吃到想吃的東西，有很多東西可以選。（20230501小蕊-7）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依著社區居住平權的智能障礙者進入社區後的看法和感受，以及在平權的主流氛圍和滋養下對未來進一步的想望。在和實際從機構走入社區、生活在社區的服務對談後，清楚看到服務對象在參與社區居住服務的歷程與改變，如結論段的兩大發現，依著結論，我們對六大類不同的單位或對象提出建言。

一、結論

- （一）在平權的基礎下，進入社區生活，研究對象的視野變寬、肯定與珍惜工作帶來的效益、帶來更多生涯上的學習與成長。
- （二）進入主流中的平權後，會逐漸形成進階版的想望，包括：更多連結到生活的各面向、自我的角色更清晰、與原生家庭的心理距離更接近，同時，也期待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權，例如，金錢使用、與異性互動、更高階的自立生活等。

二、建議

（一）對社政單位的建議

社政單位應是喚起並協商其他政府主

管機關重視並支持「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需求，協助其透過社區居住到自立生活」服務的樞紐角色（而非只是執行上該計畫的唯一政府機關）。

（二）對勞政單位的建議

勞政單位應走出只提供障礙者工作的框架，因為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且無法與生活切割，單獨存在。

（三）對教政單位的建議

成年障礙者在住進社區前、後的生活品質，均與各式各樣終身學習與進修息息相關，教政單位應依其需求，編列相關服務預算並落實執行。

（四）對專業服務單位的建議

專業單位應確實掌握、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適切連結資源與服務，而在服務的過程，應貫穿「自我選擇、自我決定和自我負責」精神和作法。

（五）對服務對象家長屬的建議

家長（屬）是服務對象的重要他人，應盡量保持關心和連絡，俾便使社區家庭的氛圍，能順利延伸至對原生家庭的親情。

（六）對社會大眾的建議

社會大眾的接納是障礙者回歸社區

的必要條件，在各政府機關、專業服務單位、家長屬合作的過程，建議社會大眾給予障礙者公平的參與及學習機會，以落實社區居住平權的主流化。

（本文作者：邱滿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退休副教授；彭淑萍為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賴敬輔為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組長）

關鍵詞：社區居住、智能障礙者、自我倡議

參考文獻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194>
- 周月清（2006）。〈現行居住政策檢視——以推動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5，155-189。<https://doi.org/10.29734/SJSW.200612.0005>
- 周月清（2014年4月6日）。〈台灣成年智能障礙者使用居住服務的成果與成本之比較評估研究〉。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http://communitylivingorg.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8556.html#more
- 周月清（2017）。〈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檢視我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社區發展季刊》，158，187-207。
- 林子靖（2013年8月19日）。〈與Bigby教授對話——支持智能障礙者在社區過個好生活〉。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http://communitylivingorg.blogspot.com/2013/08/bigby.html#more>
- 芥子社區生活支持服務中心（2022）。《成人身心障礙者參與社區生活持續性支持服務成效報告》。財團法人華光智能發展基金會。
- 邱汝娜、陳素春、黃雅玲（2004）。〈照顧服務社區化當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之推動與整合規劃〉。《社區發展季刊》，106，5-17。
- 邱滿艷、彭淑萍、田桂美（2020）。〈從機構到社區——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融合機構於社區的故事〉。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2020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亞太融合教育與生涯發展論文集》（頁33-5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 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國語日報（2008）。《身心障礙學生性平教育策略》。https://www.tnmr.tn.edu.tw/df_ufiles/df_pics/Files/%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5%AD%B8%E7%94%9F%E6%80%A7%E5%B9%B3%E6%95%99%E8%82%B2%E7%AD%96%E7%95%A5.PDF

- 臺灣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聯盟（2023年1月10日）。〈從住宿機構轉銜至社區式服務——歡迎認識融合調適計畫〉。<http://communitylivingorg.blogspot.com/2023/01/blog-post.html>
- 潘淑滿（2022）。《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二版）。心理。
- 蔡和藹、陳武宗、陳政智（2006）。〈以正常化觀點探討心路基金會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方案〉。《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95，30-52。https://doi.org/10.6379/AJSE.200612.0039
- Adams-Spink, G. (2006, August 26). *UN agrees disability treaty text*. BBC News. Retrieved April 2, 2008, from http://news.bbc.co.uk/2/hi/in_depth/5274354.stm
- Chou, Y. C., Lin, L. C., Pu, C. Y., Lee, W. P., & Chang S. C. (2008). Outcomes and costs of residential services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aiwan: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1(2), 114-125. https://doi.org/10.1111/j.1468-3148.2007.00373.x
- Kelly, G. M. (2000). Employment and concepts of work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9(1), 5-32. https://doi.org/10.1111/j.1564-913X.2000.tb00400.x
- Miller, A. B., & Keys, C. B. (1996). Awareness, 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How the self-advocacy movement is empowering for 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ental Retardation*, 34(5), 312-319.
- Schalock, R. L., Luckasson, R. A., Shogren, K. A., Borthwick-Duffy, S., Bradley, V., Buntinx, W. H. E., Coulter, D. L., Craig, E. M., Gomez, S. C., Lachapelle, Y., Reeve, A., Snell, M. E., Spreat, S., Tassé, M. J., Thompson, J. R., Verdugo, M. A., Wehmeyer, M. L., & Yeager, M. H. (2007). The renaming of mental retard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to the term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45(2), 116-124. https://doi.org/10.1352/1934-9556(2007)45[116:TRO MRU]2.0.CO;2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ecember 13, 2006, <https://social.desa.un.org/issues/disability/crpd/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crpd>
- Wehmeyer, M. L., Bersani, H., & Gagne, R. (2000). Riding the third wave: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advocacy in the 21st century. *Focus on Autism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15(2), 106-115. https://doi.org/10.1177/108835760001500206